



血泪碑

阶级教育小丛书

血 泪 碑

上饶地区革委会政治部文化组编

江西人民出版社

一九七三年·南昌

封面插图：陈 慧 芬

阶级教育小丛书

血 泪 碑

上饶地区革委会政治部文化组编

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

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西印刷公司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2 字数 32,000 字

1973 年 2 月第一版 197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——50,000

统一书号：3110·1 定价：0.15 元

目 录

- 血泪碑 乐平县文化馆 (1)
- 老杨一家 玉山县六都公社革委会工农兵文艺站 (13)
- 苦难的童年 余干县文化局 (25)
- 两次改姓 余江县革委会政治部宣传组 (34)
- 三代仇 波阳县群艺馆创作组 (44)

血 泪 碑

大厅里灯光通明，寂静无声。

乐平县印刷厂全体职工正在召开忆苦思甜大会，愤怒声讨刘少奇一类骗子的滔天罪行。几百双眼睛注视着摆在会场正中桌上的一块近两尺高、一尺宽的红麻石碑。这块石碑，看起来年代虽久，但它上面刻写的“有祖无地”四个大字却清晰可见，旁边还能隐约地看出一点点的模糊血迹。职工同志们一个个情绪激昂，义愤填膺，倾听着厂革委会负责人陈水生同志痛说血泪斑斑的家史。

一

陈水生同志原籍江西清江县人，祖祖辈辈都给地主当长工、做苦力。在那万恶的旧社会，他的一家象千千万万的受苦人一样，在饥饿和贫困的死亡线上熬度春秋。

水生八岁那年，清江县遭到一次少有的大旱。接连几个月没下一滴雨，田野一片枯黄，粮食颗粒无收。天灾就是人灾呀！水生一家知道，灾难很快就要降临到他

们身上。

在这样的大荒年，穷人家里早已饿肚皮了，就连附近的野菜也被人挖得精光。水生妈只好带着儿女们出外讨饭。他们走东村，串西村，好不容易讨到了半碗稀粥。

“水生，你吃吧！”妈妈把碗送到孩子嘴边。

“妈，我……不饿，你要做事，你吃吧！”小水生懂事地把碗推向妈妈。

看着瘦得皮包骨的孩子，瞧瞧碗里的稀粥，辛酸的泪珠禁不住从妈妈眼里夺眶而出。

“好……孩子，我们拿回去给你爷爷吃吧。”

“好！”水生勒了勒裤带，跟着妈妈回到家里。

年迈的爷爷正病在床上呻吟。小水生端着碗走到床前：“爷爷，吃点稀粥吧。”爷爷睁开眼看了看，摇摇头说：“我……不要，你们……吃吧。”水生两眼淌着泪水，把碗送到爷爷嘴边：“爷爷，我们已经……吃过啦。”水生妈也含着泪说：“您就吃下去吧！”爷爷挣扎着从床上坐起，禁不住老泪纵横，扑簌簌地滴落在碗里，久久不忍吃下。

忽然，“嘭”的一声，门被人踢开了。只见村里的大地主陈恶狼带着几个狗腿子闯了进来。水生吓了一跳，“哇”一声哭了，爷爷忙把他拉在身边。

陈恶狼一手拄着拐棍，一手捂着鼻子，看了看这碰

一下就要倒塌的破房子，恶狠狠地对水生妈说：“怎么样，账该还清了吧？”水生妈挺胸上前说：“孩子他爸终年在你家干活，还欠你什么账？这大荒年，我们早没吃的了，就是真欠账这阵子也还不起。”

“什么？还不起！”陈恶狼贼眼一转：“给我搜！”几个家伙立刻卷袖伸腿，打东摔西。一个家伙跑到床前拖开水生，夺过爷爷手中的碗，向陈恶狼说：“老爷，你看，他们还吃这个。”陈恶狼看了看碗：“好啊，你们说没吃的，这粥是哪来的？嗯，你们穷人哪配吃这个！”“噎”的一声，陈恶狼举起拐棍，将碗打落在地，摔了个粉碎。

“这稀粥是我媳妇和孙子讨来的，你们这群野兽！”爷爷强撑着从床上下来，两眼喷射着仇恨的火花，怒向陈恶狼。

“啊，你敢骂老爷！”一个狗腿子对着爷爷当胸一脚，把爷爷踢倒在地。水生忙上前搀扶，只见爷爷口吐鲜血，眼珠上翻，双手握拳，两条腿使劲蹬了一下，就没气了。水生和妈妈扑到爷爷身上伤心地痛哭起来。这时，陈恶狼却在一旁“嘿嘿”地冷笑，他咬牙切齿地说：“好啊，还想装死，欠的账明天一定要还清，要不，哼！”陈恶狼一转身，带着狗腿子扬长而去。小水生追到门口，两眼瞪得溜圆，两拳握得铁紧，牙齿咬得咯咯响，恨不得冲上前去把他们一个个咬死。妈妈一把

拖住了水生，把他紧紧地搂在怀里。小水生望着那伙强盗的背影，心里埋下了仇恨的种子。

傍晚，水生的爸爸陈福全从县城里捡药回到家里。他是一大早出去的，找穷哥们借了几个钱，赶到县里捡药，给父亲治病。可是，当他提着一帖药刚跨进门时，只见全家在伤心痛哭，父亲已惨死在地。这个刚强的庄稼汉心里全明白了：这又是陈恶狼欠下的一笔血债。

水生的爸爸愤怒地站着，看了看手中的一帖药，胸中燃起万丈怒火。可是，在那茫茫黑夜，穷人们的冤仇能向谁人诉说？！

“孩子他爸，我们还是离开这里吧，明天他们还要来的。”水生的妈妈说道。

走，到哪里去？不走，明天怎么过？水生的爸爸在沉思着。他摸摸身上的条条伤痕，想想在这里遭受的种种苦难，愤然地说：“好，我们走！”

夜，深沉凄凉。水生一家草草料理了爷爷的后事，离开了自己多年居住的破屋。当快要走出村子时，水生爸爸捧起一把他用血汗浇灌的泥土，望着即将远别的家乡，悲愤地说：“土地啊土地，我操尽心血一犁一耙将你耕种，可到头来，连一个安身的地方也没有，这是什么世道！”他咬住仇，挑着恨，带着一家大小愤然而去

野茫茫啊路漫漫，

长夜难明赤县天。

水生的一家就在那暗无天日的万丈深渊中劳苦奔波，四处流浪。一路上他们风里雨里，尝尽了种种艰难困苦。

水生十二岁那年，他们流浪到了乐平县。当时正是数九寒天，风雪刺骨。穿着单衣破裤的水生一家，在乐平北面的屋背石山下，找了个破庙栖身。

第二天，当地的恶霸地主戴观林——人们叫他“麻老虎”，带着狗腿子外出路过庙门口，见庙里有人，便走进问：“你们哪来的，怎么住在这里？”

“我们是逃荒来的，雪下得太大，到这里躲一躲。”望着这班家伙，水生的爸爸谨慎地回答道。

“麻老虎”贼眼溜溜，看了看水生的爸爸，虽面貌消瘦，却很有几分劳力。他皱了皱眉头，阴险地说：

“这是圣地，不准住人，知道吗？”看看没有反应，又威胁道：“要住也可以，不过得留下三石米的神房税。”

“啊，三石米！”象是晴天霹雳，水生一家惊呆了。

“嘿嘿！”“麻老虎”奸笑了一声：“怎么样，交出来吧？”

“我们走，我们马上就走。”水生妈说道。

“走，你们上哪去？这方圆几十里都是我老爷的田地，这山前山后的村子都是我老爷的佃户。嘿嘿，你们能上天？”一个狗腿子阴阳怪气地嚷道。

“我们是逃荒来的，哪有米？我们走。”水生的爸爸理直气壮地说，转身要去收捡东西。

“走，没那么容易。”“麻老虎”吼叫着：“你们扰乱圣地，冲犯神法，你们知罪吗？交不出三石米，把人给扣下，到我家打长工去！”

“到你家打长工？不！”霎时，水生爸的脑海里浮现了在地主陈恶狼家干活的苦难情景，他身上的处处伤痕顿时觉得疼了起来。

“去也得去，不去也得去。”那个狗腿子威逼着。

水生一家你看看我，我望望你，满腔愤怒无处诉。他们心里在想：为什么在家不能安身，出外还是受人欺？连个破庙也不能住，这是什么圣地？这是谁家神法？

就这样，水生一家又落入了“麻老虎”的魔掌。

三

天下乌鸦一般黑。天下狗地主的心肠也是一样的坏，一样的狠，一样的毒。

在麻老虎家里，水生父子俩真是熬尽了千般苦，受尽了万种罪。每天，鸡还没叫就得下地，一直要干

到伸手不见五指才能回来，还得按规定每人每天打一捆柴。吃的呢，尽是一些发了霉的臭白菜和烂萝卜丝，还不让吃饱。每次爸爸总是先让水生吃，水生怎能吃得下去呢，他多吃一口，爸爸就得少吃一口，再说，爸爸的活比他还重呀。一天到晚劳累奔波，受饥挨冻，就是铁打的汉子也经受不了那样的折磨啊。再加上喝的是冷水，睡的是湿地，爸爸那早已浑身是伤的身体更是一天不如一天了。可是，为了活命，只得咬着牙，忍着痛，去做那做不完的牛马活。水生一家仍然象一条破船，在风雨中飘摇。

有一年，“麻老虎”家要做一幢大房子，他叫水生和他爸爸还有其他一些长工佃户去抬木料，背石头。

旧社会，富人的享乐就是穷人的灾难。“麻老虎”为了房子早日建成，哪管长工们的死活！不管刮风下雨，每天逼着他们翻山越岭去抬木料、背石头。水生父子俩每天背呀，抬啊，汗水象苦水一样流个没完。

一天，水生爸爸背着一块五、六十斤重的石块从山脚下爬上来。这个山坡很陡，平时空手走都很费劲，别说背这么重的东西了。水生爸本来就有病，他爬到半山腰，忽然觉得口里一热，赶忙吐了一口，啊！鲜红的血！他顿时觉得眼黑腿软，“噗”的一声倒在地上，背上的石块就象一座大山崩裂开在他的身上。

在他前后的几个背石头的穷乡亲赶忙把他扶起，水

生也从远处跑来，连叫着：“爸爸，你醒醒……。”水生爸爸慢慢睁开眼睛，把水生搂在怀里说：“孩子，快……去叫你娘和……弟妹来，我……恐怕……见不着……他们啦……。”说完，又一口血喷了出来，吐在身边的石块上。

水生悲痛欲绝，乡亲们也一个个流着眼泪。

等到水生妈和弟妹赶到山上，水生爸已经闭上了眼睛与世长辞了……

四

在乡亲们的帮助下，水生妈弄到几块破板，将丈夫草草收殓，埋在村外屋背石山脚下。

“麻老虎”听说水生爸埋在屋背石山脚下，便立刻生了一条毒计。

第二天一早，“麻老虎”就叫了几个狗腿子动手扒开水生爸的坟墓。一个乡亲飞奔到水生家告诉这个消息。水生一家和几个乡亲立即赶到坟地。只见墓穴早已扒开，水生爸的尸体露在外面。水生妈呼天唤地扑上去。一头撞在一个狗腿子身上，那狗腿子躲闪不及，挨了一下，赶忙往后缩。水生妈指着那伙狗东西问道：“人死了，你们还要吸血吗？！”

“老爷有令，这方圆一带一律不准埋葬外人，你们这些穷鬼死了，还想埋在我老爷家这块风水宝地上？”

知道，这不是别人的，永远是自家的。至于买卖着佃地的民，水而理却想王门说，土农人朕个不替，



不食大... 李... 即里... 土... 木... 火...

哼，要埋，得交八十担谷！”一个狗腿子龇牙裂嘴地吼叫着。

啊，在一个死人身上，他们还想榨取油水！

水生再也压不住胸中万丈怒火，抓起一条扁担，猛的一下，将那个家伙揍倒在地。几个狗腿子上前要抓水生，乡亲们围上前去，吓得他们直往后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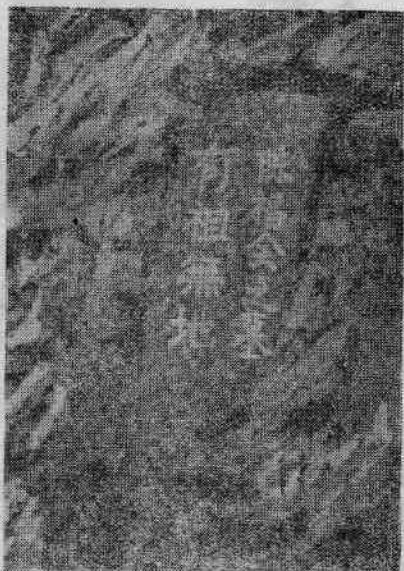
“怎么啦，都在这里干什么？”“麻老虎”不知从什么地方钻了出来。

水生两眼射着怒火，手里扁担捏得铁紧，乡亲们大义凛然，一个个怒向“麻老虎”。

看着这情景，“麻老虎”知道不好对付，便假惺惺地对水生说：

“噢，是想埋在这里吗？”水生只有仇恨，没有说话。“麻老虎”假装慈悲地叹了口气：

“好吧，看在乡亲们的份上，就埋在这里吧，不过……”他两眼扫了一下，“要在墓前立一



在黑暗的旧社会，广大贫下中农在生无栖身之处，死后无安葬之地。看，陈福全这块石碑，就是地主阶级惨酷压迫和剥削贫下中农的罪证！

块石碑，刻上‘有祖无地’四个大字，好让我的子孙们知道，这地不是别人的，永远是我家的。至于买葬身之地的钱嘛，先记上账！”说完，早有兩個狗腿子搬来一块染着鲜血的红麻石，上面刻了“有祖无地”四个大字，逼水生竖在墓前。“有祖无地”，这四个字就象铁针一样刺在水生一家和穷人们的心上。……

夜幕又降临了。

水生妈坐在坟前，摸着这沾满丈夫鲜血的粗糙的碑石，辛酸往事一起涌上心头。她对着茫茫黑夜，悲愤地痛哭：“孩子他爸呀，我们穷人生没有一个安身之处，难道死后也没有一个安葬之地吗？！什么时候，才有出头的日子！……”

这哭声犹如山风怒吼、江河咆哮，它有力地控诉了几千年来封建地主阶级利用霸占的大量土地，残酷地压榨和奴役广大贫下中农的滔天罪行，它沉痛地诉说着旧社会千百万劳动人民在三座大山压迫下，“在生无栖身之处，死后无安葬之地”的悲惨遭遇。

夜深了，水生妈回到破庙里。一切都是冰凉的，两个孩子已经睡熟，只有水生还没有回来。……

突然，窗外耀进一片火光。一会儿又听人声鼎沸，说是“麻老虎”家起火了！

水生妈忙扑到窗口上看，确实是“麻老虎”家起火了！妈妈脸上浮现出笑容，“火啊火，猛烈地烧吧！把

这吃人的魔窟烧个精光！”她心里想着：“这是谁干的好事呀！？”

“砰”的一声，门开了。火光下，妈认出是自己的孩子，只见他满脸汗水跑了进来。

“孩子，是你……”

“妈，是我。”

水生走近妈妈，望着那边燃烧的熊熊烈火，悄悄地对妈妈说：“妈，我们走吧！穷人总会有个出头日子的。”

水生一家在黑夜中沿着崎岖的山路，向前走去……。

“……就这样，我们走啊走，终于走到了天亮，东方升起了红太阳！”陈水生同志擦了擦眼泪，激动地说道。他停了停，看了看大家，又指着桌上的红麻石碑说：“旧社会，我们穷人当牛做马，生无栖身之处，死无安葬之地。新社会，我们这些长工汉、放牛娃成了国家的主人，党和毛主席叫我们掌大印。可是，刘少奇一类骗子却梦想颠覆无产阶级专政，复辟资本主义，要我们再走回头路，再过牛马生活，我们坚决不答应！”

“一千个不答应，一万个不答应！”

雪亮的灯光照射着一张张愤怒的脸孔，一阵阵激昂的口号声冲破沉寂的夜空，在乐平城上回响震荡。

（乐平县文化馆）

老 杨 一 家

阳春三月，田野碧绿，山花烂漫。

这天，吃过晚饭，我踏着夕阳的余辉从公社去清水塘大队。这个大队是公社“农业学大寨”的一个先进单位，我准备找大队党总支书记杨章其同志，了解他们最近开展回忆对比活动、深入进行路线教育的情况。

不到半个钟头，我就来到了老杨家里。我和老杨虽然多次见过面，但到他家里还是头一回。跨进大门，厅堂里空无一人。在耀眼的电灯光下，看得出这是一栋大半新的三架屋。粉刷得雪白的墙壁上，正中贴着一张毛主席的光辉画像，旁边红对联上写的是“翻身不忘本，红心永向党”。

听到脚步声，老杨从厅堂后面的灶间走了出来，他手上拿着筷子端着碗饭，原来他们正在后面吃晚饭。我心中暗自纳闷：怎么他家吃饭不放在宽敞的厅堂，而要后面灶间里吃。这时，老杨连忙招呼我坐下。我说明了来意，他高兴地说：“你来得正好，今天晚上我们队里贫下中农都在家里吃忆苦饭，开家庭忆苦思甜会，夜里大队还有个碰头会，你一道参加听一听吧！”听说老杨